

價目  
 (本京) 零售每份銅子二枚 訂閱半年大洋二毛七分 全年七毛六分  
 (京外) 零售每份大洋一分 訂閱半年大洋二毛六分 全年五毛

# 京報副刊

第四五三號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 論

十場，勸業場，青雲閣，寶宴華樓，琉璃廠，八國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零足三十分，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價每份銅子二枚

三月二十八日出版  
 責任中的責任 (Q) 浙曲 (C) 冰人冰語 (D) 翻譯一點 (A) 士氣與血色 (Y) 最後一行 (C) 通信處：北京崇內船板胡同一號定

## 大屠殺的前夜

陳國華

——並向明星君解釋誤會——

沉寂蕭索的深夜——十七日後半夜二三點鐘，月光受了黑暗勢力的壓迫，已被盤旋，祇有半明不滅的電燈黯淡地照着，這樣黑暗淒涼的景況，正如為半殖民地的被壓迫的中國民衆處境的寫照。這時有一隊革命青年，手持「廢除八國無理通牒」，「廢除辛丑條約」，「反對日艦攜帶軍入口」，「鞏固大沽口國防」……等手旗，在揆愾忍渴，精神因勞頓而萎靡中，拖着滿腔民族解放的熱血，鼓足了氣力，勇敢地向前進。他們力伸張，「雖這時找不出光明，至少不要使黑暗勢力伸張」，抱定這樣決心，由外交部出外交部街經東四牌樓，……上淨土寺買德耀宅去奮鬥！這一隊革命的青年，是為反抗八國最後通牒而向外交部奮鬥十二小時未得結果的各國體代表，我也是忝居這裏邊的一個。

代表隊到了買宅，由三個發言代表——王一飛，陳公翔，安勝誠與買德耀在中客廳裡接

談，(會宗際亦在坐)，其餘代表在廳外圍聽，發言代表即陳述我國應嚴重駁復八國無理通牒的重要意義，並解釋各國體對此事決議案之理由，並嚴重向買表示要尊重民意慎辦外交，駁復通牒必須經過國民代表同意，方得發出，否則國民誓不承認。買會謂覆牒業已發出，代表急索觀底稿，閱後，即認為不是駁復，而是我國屈服！並謂曾在部時謂明晨發出，而今竟私自早發，真是欺騙國民的賣國行為，國民誓不承認！買謂你們明天來一封公函，(因當時事迫未備公函)，我們根據你們意見，提出抗議就是了。(原來用甜言蜜語來引誘我們被他去殺！)某發言代表忽向買謂今日衛隊槍傷請願代表請你懲辦發令的囚犯。(讀者注意此點：我們因為知道衛兵也是像我們一樣是中國主義鐵蹄下被壓迫的奴隸，可憐他們沒有智識，被軍閥利用，被動地來殘害同胞，——這是那時的理論，但現在看來，這班東西簡直比豺狼不如，還有什麼可原諒的地方——我們何必為難他們，所以議決祇要求懲辦發令罪犯，十八日國民大會也是這樣議決，大同晚報等，所謂徐謙要解散衛隊，民衆要解散衛隊，完全

放的買國政府走狗的惡棍！)買很客氣地說：(原來是強盜假扮書生！)這事據報告謂代表槍衛兵的槍，才被衛兵趕散，並未聽說有傷代表等事。某代表就嚴厲地說：「這是什麼話！明明衛兵槍殺代表，都有傷痕可據，反說代表搶他們的槍，真是無理至極！你身為總理，對這事應當負責！」買謂一定查辦，並派代表到明日國民大會慰問受傷代表，所有醫藥費完全由政府負擔。(原來是假仁假義，使我們不疑，好來屠殺。)代表謂你——指買——既允我們提出抗議和懲辦發令傷人的囚犯，明日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決議案送到國務院時，你要切實執行，使帝國主義屈服於我們民氣之下！買謂必定將你們——指我們——要求提出開議討論，國民外交要求越高越好，政府方面至少能折衷辦理，請大家放心。(更進一步誘殺。)

代表謂終須慎重辦理，最好完全依照民意辦

三月	大屠殺的前夜	陳國華
二	痛心話	林樹松
一	公憤與私仇	秦齋
九	痛哭和珍！	評梅
十	哭泣友魏士毅女士	于天慧
日	烏煙瘴氣的輿論界	天香

理，賈德耀連聲的答應。代表等遂辭出，時已四時餘，因天未明，遂在右客廳稍坐，至五點多鐘出買宅。「大屠殺的前夜」的一幕至此告終。

以下要說的話是向明星君解釋誤會的：明星君那篇「警告黨議絕倫的報紙」的文字，真是「仗義執中」，使我很佩服；但明星君的文章有一段說：「……這有些不要臉的團體，約二三十人，他們在賈德耀的床上，開了一次秘密會議，預備於十八日怎樣安置你們的尸首，他們曾受了賈德耀的麵包蛋糕的招待，至天明而始去，你們竟依了他們的床上會議的程序，致受了賈德耀的菟豆的招待，永不翻身……」這是絕對與事實不符的話！我恐怕明星君無意中受了滿口喊着「全民革命」而不實際參加革命工作，且破壞革命者的革命工作，客觀上幫助了帝國主義，就成了反革命的人的欺騙，以致有這種誤會的言論。我所以把先生這個誤會趕緊解釋在下面：明星先生說：「……不要臉團體，約二三十人，他們在賈德耀床上開了一次秘密會議……」上邊所說的「大屠殺的前夜」的真相裏各代表這樣地奮鬥的精神和這樣地向賈德耀嚴重表示所代表的意見，並這二十多人所代表的有數萬羣衆。明星君你當然能覺得這不是「不要臉」，而是爲中國人

「爭正義」；這也不是床上的秘密會議，而是民衆向所謂政府抗爭生死關頭的外交問題的嚴重表示，又謂「……怎樣安置你們的尸首……」，明星君現在明白了真相必定會知道，這一句話自己誤會得太厲害了！很對不起這些愛國同胞。我再說些事實，更來證明明星君的誤會：那晚到買宅的代表，在此次慘案中犧牲的，依我所知道的，（因爲當時好些代表死傷前我不認識，死後我也沒去調查，祇就認識的而那晚見過的來說，）死的有譚季誠，陳桂深，李芳園，安體誠失蹤，陳公翊被壓吐血甚重，傷的有劉愈劑，汪再春……無論怎樣愚笨——以至於發瘋——的人，決不會和買國賊去商量怎樣叫買國賊來預備殺愛國的自己（接受賣國賊的「外國菟豆的招待，永不翻身」）。

明星君！你知道這個事實以後，更要「怒髮沖冠」地說「我受騙了，冤枉已死的烈士，和受傷的同志在反帝國主義和軍閥戰線上的同志」了罷！賈德耀那晚拿出四寸大小的兩碟長方形餅干，（可不是麵包蛋糕，）我們那時雖餓，但是沒有吃他的，（其實這些小事，無庸提出來說，）茶倒是喝了好幾盅，這是因爲廢了一天話的緣故。明星君！我可以說那天的代表，都是時時刻刻要謀中華民族解放的革命青年，斷不是中國人會向異國政府告密，使異國帝國主義逮捕謀中華民族解放的中國民衆領袖的那樣的人。明星君！你終該相信這話！

總之，此次慘案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硬軟兩種方法中採取「硬」的來向中國民衆進攻，令牠們的工具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等來執行牠們的「硬」的政策，帝國主義的工具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等接到牠的主人旨意以後，就定了誘殺之計，尤其是賈德耀把「誘殺」的毒計，用得十分高明，事前我們民衆被他所「誘」而絲毫不覺，段買章執行了帝國主義對中國民衆的這樣的大屠殺的「硬策」，他們以爲得了該該分的好結果，用中國國民數十人的生命，換了帝國主義給他們記了空前未有的大功一次！增加了中國民衆與帝國主義奮鬥史中許多慘劇的重要一幕！

被囚於鐵彈鐵鎗中而未死的後死的我，勇敢地踏着先烈血跡向前突進，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和牠們的工具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等，促「國民革命」速成，至少減短革命成功時期，以「重」諸先烈之死！我想中國民衆及世界被壓迫的民衆和我表同情的一定很多！

慘殺後第五日於民國大學。

### 段政府慘殺國民

（三月二十三日出版）

### 莽原半月刊第六期

我披看血衣爬過寒關的恆心

葉遂寧絕命辭（譯詩）

窮人譯本引言（譯文）

子一英

章叢成  
自  
章叢燕  
可平

### 黎明週刊獨立出版徵求預定

本刊係由劉大白，陳望道，徐蔚南，胡寄南，王世澍等二十餘人協力創辦，本來附在民國日報內，已出二十期，現自四月初起，預備獨立出版，紙張印刷及內容，都有相當的改良

### 第六

引言  
段政府慘殺國民事件

子一英

定價每期七分預定半年十二期八角全年二十四期一元五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另加半年四角全年八角總發行所上海寶山路三德里A字十一號創造社出版

### 痛心話

林樹松

對於這回慘案，除了奴隸性十足的北京市民靜悄悄地沒有表示外，其餘各界多少總有幾句同情話給我們聽見，尤其是一些記者。但是不肯的記者如陳淵泉、陳德柏等却一點同情也沒有，一味閃爍其詞，巧掉槍花，一面使勁裝着正人君子的模樣，說幾句哀憐當日犧牲者的好聽話，圖結我們羣衆的歡心；一面又在字裡行間處處寄了他們痛責羣衆該死的深意，說什麼「有共產黨利用」，「這是共產黨苦肉計」，「手槍數支」，「套滑鼠的謠言」。最近公然爲政府留地步，欲把這場慘劇的責任歸到幾位他們所說曰羣衆領袖和中小學校長們的身上；一若他們預先就有什麼計畫，至少也知道這場慘劇之必發生，而故誘引我們青年去送死似的。我警告你們這班不肯的記者，你們如果真要爲同政府，站在他們的跟前，作他們的走狗，來和我們愛國羣衆作對，就請鮮明厥職，擺出真面目，不必裝腔作勢，顛倒事實，妄稱引我們去入圈套。這正所謂「心勞日拙」，徒然是替你們心地的醜態和手段的卑鄙，我們未入圈套你們反先狗血惹了一身了，何苦來！

且說這大運動，是否有共產黨的參加，就算全體都是共產黨，但在這裏我要問你一句：中國人一作了共產黨難道就不是中國人了嗎？若你們不能否認其仍爲中國人，像這樣對外重大的事件，他們拿了中國人的資格來呼喊，你們有什麼道理可以攻擊？而事實上，那天的羣衆至少總有百分之九十九不是共產黨者，且個個都是爲不堪八國通牒之侮辱而奮起的，絕非黃口小兒被誰煽動，受誰指使。但你們却爲了平日怨恨共產黨的原故不惜因少數共產黨者的參加而誣陷這爲對外運動的羣衆，更說他們是被共產黨的利用，死於盲從了。這不是你們借題發揮別有用意嗎？

所謂羣衆領袖，其實只是秉承了羣衆的意見來說話的。他們不是指揮羣衆，實反服從羣衆的指揮；他們不是利用羣衆，實反受了羣衆的利用。要曉得我們青年個個聰明透頂，胸次明白；個個都有主裁自己行動的良心作自己的領袖。絕非如不肯的記者迷心塞竅可以由什麼爲政府的唆使，爲効犬馬之勞，胡亂狂吠的。你們爲了平日怨恨幾個所謂羣衆領袖，項莊舞劍似的想把這場大禍歸到他們身上，以圖減輕政府殘殺無辜的責任，而途你們誣害善良的目的，不知易欺愚者目，難瞞智者心，也虧你們想出來這樣的好計了！

能事先預防，這真笑話，難道他們是什麼神仙，有那未卜先知的本領，看悉了爲政府這種屠羣衆的陰謀嗎？這除了你們記者神通廣大，屢會「不啻幸中」，校長們大約是沒有這神通的。像你們這樣四面周到必欲「兩左右而」他」地責備校長，拿他們來作擋箭牌，挑撥學生家庭與校長的惡感，無非爲你們自己加了一重證明，說你們暗中受了爲政府的指使，處處想爲這個爲政府開闢一條逃避責任的大路，我們那裏就會上了你們的當呢？

更可恨的是不單這些不肯的記者專想與愛國羣衆作對，孜孜於爲政府辯護，即如一班國立大學教授像查良釗，燕樹棠等也竟在九校教職員聯合會會上，套那些不肯的記者的口吻，趁火打劫，欲將他們平日所銜恨的幾個名流拉到這次慘案責任應歸的場上，以圖一時快意，而絲毫不顧到國務院前愛國羣衆血肉橫飛的慘劇，與不仁政府逞凶肆暴的毒舉，是又狂妄到頂，肺肝全無，而猶名曰大學教授，青年師表，此更吾人所不可不急謀嗚鼓而攻之者也。記者之招搖惑人，已令吾人痛心，不謂這班教授乃欲火上添油，助紂爲虐。吾謂社會之害不害於真惡人而害於僞君子，似此粉飾飾行，貌若有心而陰存叵測之徒，最易使一般頭腦簡單者受其惑感，上其鈞釣，我們恨段，不知他們

代賣處 上海羣益書社 北京 景山書社  
巴黎美文書店 北京 北大出版部

通信處儲庫營五號姜華君或中大周來士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外埠大洋二分  
訂閱半年三角六分全年七角

的頑冥實有甚於段；我們恨章，不知他們的陰險實有甚於章。段章之作惡我人猶得明白看見，知所痛恨；但他們的作惡却在無形中而不容你看見；你不看見就不去注意他，他們的伎倆也即這樣而售了。所以我以為我們在此痛定思痛，籌謀善後的時候，尤不要妄了驅除這班假仁假義的教育界的羔賊呵！

(三月二十四日於北大。文責自負。)

### 公憤與私仇

秦 齊

此次慘案，政府當局，應負法律上之責任，輿論界中，教育界中，幾乎異口同聲；其所顯職致辯者，唯羣衆領袖道德之責任問題。余於羣衆領袖無系，於任何黨派無緣，但就事實觀之，不徒羣衆領袖不應負道德上之責任，而科羣衆領袖以道德上之責任者，反成爲道德問題研究之中心。請得進而論之。

今之責難羣衆領袖者，綜其言論，不外羣衆之危險地而自身反避不前。夫人民請願之權，載在約法，苟無暴動，絕不至危險。雖是報請羣衆有持槍者，有呼殺進去者，然其報之言，絕不足信。果羣衆有持槍者，有呼殺進去者，何以衛隊全無傷亡？雖衛隊旅長報告，謂羣衆在天安門議決推倒現政府，解除衛隊武裝，然政府之經路，又何足慮？果羣衆有議決

推倒現政府解除衛隊武裝之事，以京師警署林立，該旅長聞之，何不通知警署，令其中途解散，而必待其抵府，圍而槍殺之？況以徒手之民衆，而謀解除衛隊之武裝，不亦愚而可笑乎？事實具在，巧言何益？余亦當日幾遭屠殺之一，據余目睹，羣衆當衛隊武裝森嚴之前，特一羣可憐之綿羊耳，暴動云乎哉？羣衆既無暴動，且無暴動之決議，則以人民而請願政府，何得謂爲囑之危險地？且所囑者何人？半皆專門以上之學生；所爲者何事？外交上之事。以專門以上之學生，遇外交之重大事件，將大聲疾呼，絕塵而走矣，何待囑爲？至於自身畏避不前，容有小過。然當日之危險，非所能預料也，自非爲畏死而退避，有何道德責任可言？彼無辜之青年，受屠殺於執政府之前，吾人既已哀而矜之，若不勝惋惜。果何居心而必責彼羣衆領袖亦應陪死於執政府之旁？彼羣衆領袖，詎非人類耶？

羣衆領袖不能負此次慘案道德上責任，事至顯明，而彼必欲科羣衆領袖以道德上之責任者，又大半皆聰明瓜瓜叫之人物，余於是不得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余以爲此種言論之動機，不出兩種暗鬥之作用：一曰研究系與國民黨之暗鬥，一曰女大派與女師大派之暗鬥。研究系欲陷害國民黨，女大派欲推翻女師大

派，故不得不藉青年之血肉，以達其各自之目的也。

如其結果，僅爲一系一派人物之消長，則余可以無說矣。特此論一出，已輕當局不少之罪。如其結果，止輕當局之罪，余又可以無說矣。特恐冤抑未伸，從此人人寒膽，此次運動，將爲吾國國民運動最後之一大矣。

吾請爲彼作違心之論者致一忠告曰：私仇不報非君子，爲公憤，當暫置私仇也。

或有以民衆領袖倡行共產質余者，請閱連日各報之論擯足矣，余無他言也。

### 痛哭和珍！

評 梅

和珍！冷的我抖顫，冷的我兩腿都抖顫！一隻手擦着眼淚，一隻手扶着被人踏傷的晶清，站在你靈前。抬起頭，香煙繚繞中，你依然微笑的望着我們。

我永不能忘記你紅面龐上深深地一雙酒窩，也永不能忘記你模糊的血迹，心肺的洞穿！和珍，到底那一個是你，是那微笑的遺影，是那遺影後黑漆的棺材！

慘淡莊嚴的禮堂上供滿了鮮花，掛滿了素聯，這裏面也充滿了冷森，充滿了凄傷，充滿了同情，充滿了激昂！多少不相識的朋友們都

### 新女性三月號

性的比例和兩性關係  
婚的與性  
樹與性  
江交

周建人  
文賢

每冊一角  
五分全年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 猛進

#### 時事短評

- 一，這不起緊收回海關管理權嗎？仲
- 二，對於稅務司封鎖廣州港口的幾句話生
- 三，對待判斷

青年

張定璜  
張正  
張明  
張久

發生國民軍  
兩首小詩  
我們的對話  
老子與堂子

外埠每份連郵費二分定全年一元半年六角郵費不在內  
 歐美南洋再加郵費八角  
 總經售處北新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午 什 兩 婦 毒  
 女 的 三 心  
 的 三 時 代  
 女 的 三 心 時 代  
 季 志 仁 景 山 書 社  
 景 山 書 社

小 雜 感  
 來 件 寄 朋 友 們  
 通 信 處 北 大 第 一 院 延 進 社  
 大 學 第 一 院 延 進 社 出 版 日 期 星 期 五  
 報 費 每 份 本 京 銅 元 四 枚 外 埠 函 購 郵 費 二 分  
 半 年 五 角 全 年 一 元

狗着眼淚，來到這裏吊你，哭你！看那滲透了鮮血的血衣。

多少紅綠的花圈，多少贊揚你哀傷你的惋惜，這不是你遺給我們的，最令我們觸目驚心的便是你的血屍，你的血衣！你的血雖然冷了，溫暖了的是我們的熱血，你的屍雖然僵了，銘記了的是我們的意志。

最懦弱最可憐的是這些只能流淚，而不敢流血的人們。此後一定有很多人踏向革命的途程，預備好了一切去轟擊敵人！指示我們罷，和珍，我也願將這殘餘的生命，追隨你的英雄！

四圍都是哀聲，似乎有萬斤重圍壓着不能呼吸，燭光照着你的遺容，使渺小的我不敢抬起頭來。和珍！誰都稱你作烈士，誰都贊揚你死的光榮，然而我只痛恨，只傷心，這黑暗崎嶇的旅途誰來引領？多少偉大的工程誰來完成？況且家中尚有未終養的老母，未成年的弱弟，等你培植，待你孝養。

不幸，這些願望都燬滅在砰然一聲的衝士手中！  
 警備行社同學公祭你時，她們的哀號，更令我心碎！你怎忍便這樣輕易撒手的離開了她們，在這虎威抖擻，豺狼得意的時候。自楊蔭檢帶軍警入校，至章士釗履老媽拖出，一直是同患難，同甘苦，同受驚恐，同遭摧殘，同到

宗帽胡同，同回石駟馬大街。三月十八那天也是同去請願，同在槍林彈雨中扎爭，同在血泊屍堆上逃命；然而她們都負傷生還，只有你，只有你是慘被屠殺！

她們跟着活潑微笑的你出校，她們迎着血跡模糊的你歸來，她們怎能不痛哭戰線上倒斃的勇士，她們怎能不痛哭戰鬥正殷中失去了首領！

一年來你們的毅力，你們的精神，你們的意志，一直是和惡勢力奮鬥抵抗，你們不僅和豺狼虎豹戰，狗鼠虫豸戰，還有紳士式的文妖作敵，貴族式的小姐忌恨。如今呢，可憐她們一方面要按着心靈的鉅創，去弔死慰傷，一方面又恐慌着校長通緝，學校危險，似乎這艱難絕望的大廈，要快被敵人的鐵騎蹂躪！

和珍！你一瞑目，一撒手，萬事俱休。但是她們當這血跡未乾，又準備流血的時候，能不爲了你的慘死，瞻望前途的荆棘黑暗而自悲自傷嗎？你們都是一條戰線上的勇士，追悼你的，悲傷你的，誰能不回顧自己。

你看她們都哭倒在你靈前，她們是和你偕行去，偕行歸來的朋友們，如今呢，她們是虎口餘生的逃囚，而你便作了虎齒下的犧牲，此後你離開了她們永不能偕行。  
 和珍！我不願意你想起我，我只是萬千朋

友中一個認識的朋友，然而我永遠敬佩你作事的毅力，和任勞任怨的精神，尤其是你那微笑中給與我的熱力和溫情。前一星期我去看品清，樓梯上逢見你，你攔住我手微笑的靜默了幾分鐘，半天你問了一句，「品清在自治會你看見嗎？」便下樓去了。這印象至今都真的很映在我腦海。第二次見你便是你的血屍，那血迹模糊，洞穿淋漓的血屍！這次你不能微笑了，只怒目切齒的瞪視着我。

自從你血屍返校，我天天抽空去看你，看見你封棺，漆材，和今天萬人同哀的追悼會。今天在你靈前，站了一天，但是和珍，我不敢想到明天！

現在夜已深了，你的靈前大概也綠燈慘慘，陰氣沉沉的靜寂無人，這是你的屍骸在女師大最後一夜的停留了，你安靜的睡吧！不要再聽了她們的哭聲而傷心！明天她們送靈到善果寺時，我不去執紼了，我怕那悲涼的軍樂，我怕那荒郊外的古剎，我更怕街市上，灰塵中，那些蠕動的東西。他們比什麼都殘忍，他們比什麼都可憐，他們比什麼都殘忍，他們整個都充滿了奴氣。當你的棺材，你的血衣，經過他們面前，觸入他們眼簾時，他們一面嚷着熱鬧，一面悄悄地低聲咒罵你「活該」！他們說：「本來女學生起什麼鬧，請什麼願，亡國

有什麼相干？」

雖然我們不要求人們的同情，不過這些寒心冷骨的話，我終於不敢聽，不敢聞。自你死後，自這大屠殺閉幕後，我早已失去了，嚇跑了，自己終於不知道竟竟去了那裏？

和珍！你明天出了校門走到石驢馬大街時，你記的不要回頭。假如回頭，一定不忍離開你自己纖手纖肩，慘淡繃造的女師大；假如回頭，一定不忍捨棄同患難，同甘苦的偕行社諸友；假如回頭，你更何忍看見你親愛的方其道，他是萬分憐愛，萬分惆悵，低頭灑淚在你的棺後隨着！你一直向前去罷，掖着你的散髮，滿着你的鮮血，忍痛離開這充滿殘殺，充滿恐怖，充滿豺狼的人間罷！

沉默是最深的悲哀，此後你便贈給我永久的沉默。

我將等着，能偷生時我總等着，有一天黃土埋了你的黑棺，衆人都離開你，忘記你，似乎一個火花爆裂，連最後的青煙都消滅了的時辰，風展兩夕，日落烏啼時，我獨自來到你孤塚前慰問你黃泉下的寂寞。

和珍，夢！噩夢！想不到最短時期中，匆匆草草了結了你的一生！然而我們不幸的生存者，連這都不能得到，依然供豺狼出豕的殘殺，還不知死在何日？又有誰來痛哭憑吊齒殘下的我們？

冷風一陣陣侵來，我倒臥在床上戰慄！  
三月廿五赴和珍追悼會歸來之夜中寫。

### 哭亡友魏士毅女士

于天慧

森冷的寒風，沈沈的天氣，和空中飛舞着的片片雪花，彷彿送給我悽慘的預告！這樣的風雪，依我的本意是不到學校去的，然而因為心神不安的緣故，我終於冒着風雪去學校。當我走過大禮堂時，觸目傷情的，便是禮堂中間停放着的一口木柩。這是什麼人？為什麼死了？是昨天羣衆到執政府請願去被打死的嗎？不能吧？「我心裏這樣的胡思亂想着。忙忙的上了樓，走進教室，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奇怪極了，跑到圖書館看報，痛心呵！昨日的慘劇，我竟絲毫的不知！這恐怕是中國有史以來，沒有的慘劇吧？呵！「魏時易女士，燕大女生，「這是報上載在已死的人名裏的。她是士毅嗎？不能！前天我到協和禮堂看燕大女生演戲，她不是作招待員嗎？我們談了許久，昨天她就不幸的被人打死？她——一定不會的！她——有什麼罪惡？當我看見晨報時，使我魂飛千里了，「魏士毅——燕大女生，因傷身死！」士毅！這時我仍是不信，我想燕大或者有和你同名的，或者是晨報錯了！忙看給我哥哥打電話，問你的消息，費了半個多鐘頭的功夫，也

二三〇

沒找着他。又給女校打電話，說你昨天死了！士毅！我連問幾次燕大女校門房，他們都說，「魏小姐昨天死了。」我問接電話的人，「死的是天津人嗎？」是呀！死的魏小姐是天津人，她的靈現正停在禮堂裡！我把電話掛上，這時我的淚已如潮水般的湧出！當我走過學生的接待室時，滿屋的人全注視着我。我不願一切的，去把這噩耗告知燕華。我走進她的門時，便看見她睡在牀上，「呵！你為什麼哭呵！她笑着像頑皮的孩子，她——對我笑着。」「算了。還罷呢！魏士毅昨天死了！」「是嗎？」我這騙你，她昨天到執政府請願被打死了！」「她聽着這話，也哭起來了。我兩人哭了，以後才決定冒雪去燕大女校。我們見着淑貞，這時知道士毅的的確確和我們永訣了！唉！士毅！我是萬分的對不起你！總是說去探望你，而事實上竟沒作到！士毅！你恨我嗎？我因為近來多病，所有朋友全不常去拜訪。想這些你早已知道！若華和我決定這個禮拜日去找你！而誰想到在這個禮拜四下午一點多鐘你就死去了！士毅！我看見你死後的慘白的面容！你雙目不眠，口還張着，這就是表示你死的悽慘嗎？士毅！你的嚴親今天給你來的信還擺在燕大女校門房裏，你知道嗎？他的病勢很重，而他仍然惦念你，士毅！你的母親接着

洪 小說論及其他  
一封書  
一封信  
一封信

都達夫  
成仿吾  
魯迅  
沈從文  
郁達夫  
成仿吾  
魯迅  
沈從文

劉復著  
漢語字聲實驗錄（法文本）  
附音圖一冊

燕風旬刊第十八期  
煩惱的亞楠  
（創作）  
（創作）

本報每星期二出版本報每冊售銀四元  
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發行所北京孤軍社

報費：本報每份銅子二十枚外埠八分訂閱  
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  
地址：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出書，定價大洋二角，在未出版以前，發售特  
價，洋一角五分，郵費代洋，不折不扣；書印  
無多，欲購從速！  
定報處：上海江灣復旦大學內

你受重傷的電報，她回電說不能來。士毅呵！  
她那知道你死？你家中只有病着的父親和幼妹  
幼弟，她就想來京，也是不能離開家的！士毅  
！你的父母若知道他們的愛女死去，你的幼妹  
和幼弟若知道他們的愛姐死去，他們更要如何  
的悲傷呵！

回想太平洋會議時，你和我在一組裏到街  
上去講演救國軍；以後我因為父母之命，再不  
去作這些草率的運動。而你竟對於草率運動絕  
沒有一次的放棄。記得你有一次大病才好，那  
天還是陰雨的天氣，你仍是奮着勇氣去講演。  
「一個人是應當愛國的。」這是你常說的語！  
士毅！你今竟為國犧牲了！

士毅！你這樣的死去，是你的父母和你的  
朋友們所期望的嗎？士毅！你的智慧，你的毅  
勇，你的忠誠，足使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在  
這黑暗而絕望的婦女界中，有你這顆明星，在將來也  
能指導迷途的婦女們走上正路的。士毅！誰想  
到你的志願竟從此消滅了！你竟如此的慘死了  
！這是誰的罪？

士毅！我的眼淚，就是染成紅杜鵑，於你  
還能怎樣？現在我哭你，你那能知道？咳！生  
死路隔了！士毅！你生而多病，你的父母為你  
多病擔憂，而你竟沒死於病，而死於虎狼的口  
裏。士毅！你何曾走到深山密林裏，人煙絕無

的地方？在這燦爛偉大的北京城裏，你又何曾  
想到有虎狼來殺害你？這次慘死的女學生連你  
一共三人，不幸的朋友呵！這死的全是剪髮的  
女子！士毅！虎狼的意想中，剪髮的女學生們  
，必定是共產黨和過激派。士毅！我知道你剪  
髮是因為頭髮太少的緣故。「天慧！如果時興  
女子剪髮，我一定要剪髮的。」這不是在中學  
同學時你常對我說的話嗎？士毅！不獨你不是  
過激派，就是你的朋友中又何曾找得出一個過  
激派！

「天慧！你今天來看戲好，我在這裏作招  
待員還能看見你，你若是明天來看就不見我了  
。」士毅！在協和禮堂裏你說的明天，不就是  
十八嗎？傷心呵！我竟夢想不到，你會十八日  
午後慘死在鐵獅子胡同。鐵獅子是個殺人的  
，爲什麼也會張開他慘毒的血盆嘴來殺人呢？  
士毅！今春我在街上不期的遇着你幾次，你總  
是說有緣，臨別的時候，總是很親愛的握着我  
的手。士毅，此後又何能在街上不期的遇見你  
，和你握手，和你暢談一切？士毅！我此生真  
是不能再見你了嗎？你此後一個人睡在荒蕪的  
曠野裏，你感覺寂寞和恐怖嗎？

唉！士毅！你在黃泉眼目吧！你不要惦念  
你的父母和弟妹了！你現在雖然肉體被慘殺了  
，但我相信你的靈魂和精神是永久的存在人間  
。你雖沒完成你的使命，你已以身爲國而死了

### 烏烟瘴氣的輿論界

天香

生命我所愛也，國家亦我所愛也；假使二  
者不可得兼，捨生命而救國家，誰曰不宜？不  
過捨有捨的方法，救有救的手段；捨了生命未  
必就能救國家，救國家也并非非捨生命不可。  
假使因救國而斷送了生命，姑無論效果如何，  
任何人對於斷送生命者，都應該表同情，應該  
覺得不幸，覺得可憐；却不應該說，根本就不  
該去斷送生命，或者說，根本就不該救國。

三月十八的慘案，斷送了四十幾個青年學  
生底性命，真是一件絕大的傷心事！真是全國  
國民的恥辱！關於這件事的責任問題，論者頗  
不一致，報紙上的時評家，學生底家長，學校  
底教職員，在野在院的名流，以及引車賣漿之  
流，都有意見發表。國人知道這問題，研究  
問題，由麻木而覺醒，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的進  
步的良好現象。不過依我底愚昧的耳聞與目觀  
看來，總覺得很少是公平的議論。有的說，這  
是共產黨底苦肉計；有的說，是某老虎總長藉  
端報仇；有的說，這次請願毫無意義；有的說  
，羣衆領袖拿學生當武器；有的說，各校長事  
前既不阻止，臨時又不保險，不得辭其咎；有

